

增修詩話總龜

二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目錄

後山詩話

金坡遺草

石林詩話

黃常明詩話

藝苑雌黃

詩話雋永

東萊文集

復齋錄

東軒筆錄

文正公自錄

韻語陽秋

西清詩話

紹素雜記

葛常之詩話

桐江詩話

閩川名士傳

聞見錄

丹陽集

高齋詩話

擊壤集

龜山語錄

許彥周詩話

橫渠集

南山文集

高道傳

晦庵詩集

上蔡語錄

侍兒小名錄

易學辨惑

漫叟詩話

回仙錄

學林新編

侯鯤錄

今是堂手錄

王直方詩話

雪浪齋日記

太平廣記

杜詩正異

宋子京筆記

昭君圖敘

東坡集

山谷集

江南錄

言行錄

澠水燕談

僧寶傳

正蒙書

迂叟詩話

麈史

呂氏童蒙訓

冷齋夜話

洪駒父詩話

隱居詩話

淮海集

山谷王梵志

臨川集

林和集語錄

陳了齋集

倦游雜錄

陳輔之詩話

三山老人語錄

文昌雜錄

唐子西記

東齊記事

南游集

劉禹錫嘉話

夷堅志

上庠錄

夷白堂小集

阮戶部詩

龍川畧志

寄齋錄

異聞錄

雲齋廣錄

太平廣記

洪駒父詩話

集古錄記

樂府解題

寄齋錄

程氏遺書

六朝事迹

陳了齋集

青瑣集

樂府解題

金石錄

程氏遺書

元城語錄

樂府解題

唐語林

程氏遺書

四六談塵

樂府解題

淮海集

程氏遺書

六朝事迹

樂府解題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門類

感事門

用事門 二十二卷

聖製門 一卷

紀實門 二十三卷

用字門 二十四卷

御燕門 一卷

押韻門

做法門二十五卷

忠義門 二卷

節儉門 二十六卷

詠物門二十七卷

孝義門 四卷

詠茶門 二十九卷

詠茶門 二十九卷

仁愛門 五卷

詠物門 二十八卷

詠物門 二十九卷

切敏門 五卷

詠茶門 三十卷

格致門 三十一卷

述志門 五卷

樂府門 三十二卷

樂府門 三十二卷

諷諭門 六卷

樂府門 三十三卷

樂府門 三十三卷

達理門 七卷

傷悼門 三十四卷

傷悼門 三十四卷

狂放門 九卷

寓情門 三十五卷

寓情門 三十五卷

稱賞門 九卷

遊宴門 三十五卷

遊宴門 三十五卷

評論門 九卷

怨嗟門 三十六卷

怨嗟門 三十六卷

評論門 十一卷

歲規門 三十八卷

歲規門 三十八卷

評論門 十三卷

神仙門 三十九卷

神仙門 三十九卷

評史門 十五卷

歌詠門 四十卷

歌詠門 四十卷

評史門 十七卷

鬼神門 四十二卷

鬼神門 四十二卷

辯疑門 十八卷

釋氏門 四十三卷

釋氏門 四十三卷

正訛門 十八卷

釋氏門 四十四卷

釋氏門 四十四卷

恬退門 十九卷

釋氏門 四十五卷

釋氏門 四十五卷

警句門 二十卷

罷人門 四十七卷

罷人門 四十七卷

句法門 二十卷

飲食門 四十九卷

飲食門 四十九卷

留頭門 二十一卷

器用門 五十一卷

器用門 五十一卷

故事門 二十一卷

技藝門 五十卷

拾遺門

技藝門 五十卷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門類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一

已集

龍舒散翁阮一閔宏休編

皇明宗室月窟道人刊

鄱陽亭格程珖舜用校

御製

王師圍金陵直使徐铉來朝铉伐其能欵以口舌辭闈謂盛称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能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誦傳之其句云太祖大笑曰寒士語耳吾不道也铉內不服謂

大言無實可窮也以請斂上驚惧相目太祖曰吾徵時自

秦中歸道華下醉卧田間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綠到天中萬國明鑑大驚殿上稱詩後山詩話

故事進士期集常擇榜中最年少者為探花郎熙寧中始罷之太平興國三年胡私藍旦榜為文懿極為探花是登第

七十四人太宗以詩賜之曰二三千客裏咸爭七十四人中

少年始唐以禮部放榜故座主門生之札特盛主司因得竊市

私恩上稍簽筆其弊既更延試前一年呂文穆公蒙正為狀頭

始賜以詩蓋示以優寵之意至是復賜文懿然狀頭詩令詩有

探花詩後無繼者性文懿一人而已最為科舉之盛事也

蔡寶夫詩話

太平興國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大雪御製雪詩并酒賜學士詩云輕輕相亞疑如酥宮樹花粧萬萬株合賜酒鄉時一盡玉堂聞謡道情無又御製五七言詩賜蘇易簡五言詩曰翰林奉宣貴清涼寒帝應用咸依我涼若更榮歸家四值日內集藝儒指門生盛高明化

雄七言詩曰蓮偶昌時遠更深果然穀在我中心從風
臣偃光朝野此日清華見翰林舉措樂時周礼法風賢
教古善規箴少年學士文明世一寸賢毫數萬尋金坡遺事

石林詩話楊文公在翰林去職真宗眷之不衰即起為
郡守幾復以判秘書監召既到闕以詩賜之曰瑣闈性
年司制誥共嘉藻思類相如蓬山昔日誼墳史还仰慕
聞過仲舒報政列城歸覲後疏恩高閣拜官初諸生濟

濟鄒瞻望弘繫咨詢辨魯魚祖宗愛惜人才保余心孝

之意如此君溪

大中祥符五年楊億為學士李寔被疾至十月方赴朝參
具狀稱謝御筆狀尾批七言二韻詩賜之詩云承明
近侍究儒玄苦學勞心疾已痊善保與居調飲食副予
前席待名賢金坡遺事

大中祥符二年春真宗御製詩賜知貢舉晁迥云礼闈

選士古称誰都爲陞沉咫尺間較藝清時公道在倫材

應得惠人寰五年二月又製詩賜知貢舉晁迥云盛時

選士貞闈開殿宇聞風獻藝求心似權衡永實幼勿教

蓬華有遺才同上

天禧三年正月九日戲惟演承明殿面奉知舉真宗御

製詩并序云卜賢能之多士允協盛猷資從之洪儒書

伸藻鑑期申戒業用示篇章詩云寅奉昌圖紹慶基選

倫多士叶前規鄉閭薦拔期無遺草澤搜羅詎有遺德

舉況逢全盛日計皆威造廣場時春官任戚當求善宗
伯榆材務得宜侍從名儒當委任藝文公道辯妍媸行
伸衡鑑裁深念允協昔我樂有詩金波遺事

二月十八日將放文賜詩并序云詳延造士允叶於盛

猷乃春儒臣式分於重寄論秀才臻於顯効當官偹著

於純誠詩云四海為家宝緒隆旁求文雅振儒風命鄉

隨計來多士較藝榆材有澤宮替綏近臣當顯任絲綸

深旨論丹表旰宵沒沒予存念夙夜孜孜尔徇公名實

豈惟衡鑑內賢能昔萃網羅中併觀翹楚登時用布政

分憂協庶功同上

真宗賦御溝柳詩令宰相兩省和進陳執中詩曰一度春

來一度新翠光長得照龍津君王自愛天然態恨殺昭

陽學舞人其詩最尤者西朝寶訓

神宗遵太祖遺意聚積金帛成帑自製四言詩一章云

五季失圖儉狁孔熾 藝祖造邦意有憲父爰設內府

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每庫以一字目之又別

置詩二十字分揭其上曰每度夕惕心妄意遵遺養

子不武資何以成戎捷後來所謂 御前封椿庫者也

上意用此以為開拓西北境土之資始命王韶充青唐

然後欲經理銀夏復取燕雲元豐五年徐禧永洛畊師

之後 帝心弛矣林密裕陵遺事

前輩云詩有奪胎換骨之說信有之也杜陵謁玄元廟其

一聯云五聖聯龍衣秋風折喝行亦以鴈行對龍衣
然語中的其親切過於本詩茲不謂之奪胎可乎不然則徒用前人之語殊不足貴且如沈佺期云小池殘

暑退高樹早涼歸非不佳也然正用柳惲太液微波
起長楊高樹秋之句耳蘇子云峽東滄淵深貯月巖
排紅樹巧粧秋非不佳也然正用杜陵峽東滄江起岩排
石樹圓之句耳語雖工而無別也藝苑雌黃

光堯初幸錢塘有詩云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吳津王者本
無外駕言蘇遠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瘞痍新登臺望稽
山懷哉大禹勤大哉之言布於天下漢祖大風之歌唐

宗勁草之句不足道也詩說雋永

賡歌門

東萊恭和 皇帝幸松書詩麟閣龍旛日月章中興再

見褚袍光仰觀焜耀人文盛始識扶持得意長功利後

今卑管晏淳華自昔陋靈王顧求實學醻

天造肯効明河織女襄文集

御燕門

嘉祐七年冬宴近臣于群玉殿 英宗以皇子預坐在舍

人待制之後岐公詩云翠葦生香容扈蹕黃金委紙看

揮毫介甫云何不言翠玉裝輿岐公改之以進後齋漫錄

神廟時經月每夕有赤氣見西北隅如火至入室乃城人
以爲皇子生之祥故禹玉作大燕樂詞云未晚清風生

殿閣經旬赤氣昭乾坤未幾皇子生大燕群臣於集

殷文正公
日錄

榮遇門

蘇參政易簡取開封解時宋尚書白為試官是歲狀頭登

第後十年白為翰林學士易簡以繼召入故易簡贈

詩云天子昔取士先後分媸妍濟濟俊兼秀師師麟與

鷹小子最承知同輩尋改觀甲等叨薦名高飛便凌煙

遂使拜宸坐果得超神仙迄今總七歲相接乘華軒慶

曆二年歐陽文忠公為別頭試官王文恭公預薦至嘉

祐初文忠在北門文恭亦同院仍同知貢舉故文恭詩

有十五年前門下客最榮今日預東堂之極選國朝

同列固儒者盛事而玉堂尤天下文學之極選

蔡寬夫
詩話

嘉祐三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仁龍

圖梅公儀同知禮部員外郎辟梅聖俞為小試官凡鑠院

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為古律歌詩一百七十餘篇

集為三卷禹玉余為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

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云十

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答云昔時叨出武

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寥闊思千年事矣談今日一

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頑我今為白髮翁也天聖中余

舉進士國子南省皆忝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

然故景仁贈余云淡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
也聖俞自天聖中與為詩友余嘗贈云猶喜共譽天下
士亦勝東野亦勝韓而子華筆力豪曠公儀文思溫雅

而敏捷皆勍敵也前此有南省試官者多窘束條制不
少放懷余六人者儻然相得群居終日長篇險韻衆製
交作筆更瘦於鴻錄僅史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謔加
於風刺更相醉酢往往哄堂絕倒自謂一時盛事此前
未之有也

歸田
詩話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一

百家詩話續後集卷之三

忠義門

世人論淵明自永初以後不稱年號祇稱甲子與思悅所論不同觀淵明讀史九章其間皆有深意其尤篇章者如夷齊箕子魯二儒三篇夷齊云天下革命絕景窮居正風交俗安感懦夫箕子云去鄉之感猶有遲疑伊代謝觸物皆非曾三儒云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特為正夫由是觀之則淵明委身蓬巷甘黔娄之貧而不自悔豈非以恥事二姓而然也葛常之

予美詩雖有古殿存世尊亦蒙埃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摧本郎所賦自然及於乘與蒙塵股肱非材之意忠義

所激一飯不忘君邪黃常明

明宗召蜀中舊臣賦蜀主降巨唐詩王偕等詭某淫拙
丞牛希濟曰唐主耳懸新日月蜀王唯保舊山川明宗
曰希濟不忘君親忠孝也賜百段余謂希濟但能兩解
執筆此可以厲臣子之節碧溪

詩人比雨如絲如膏之類甚至杜牧乃以羽林館為比
之辭而已江華云不能殺身報主得死為幸誓不為人
執筆此可以厲臣子之節碧溪

不能忘難翔鶴歸耶冉揚集

柳遷南荒有云愁向公廷問重譯欲投草莽作文身太白

云我似鵠鵠鳥南遷懶北飛皆鳩忮躁辭非誠訛憊倦

之義杜詩云爲唐雖脫達終覩在皇都愁來有江水焉
得北之朝其賦張曲江云歸老守故林戀闕悄延頸乃

心王室可知黃常明

世俗誇太白賜床調羹爲榮力士脫靴為勇愚觀唐宋渠

渠於白豈貞樂道下賢者或其意急得艷詞媒語以悅

婦人耳白之論撰亦不過玉樓金殿鴛鴦翡翠笄語杜

櫻蒼生何賴就使滑稽傲世然東方生不忘納諫况黃

屋既爲之屈乎說者以謀謾著密歷考全集愛國憂民

之心如子美語一何鮮也方士閨闥苟庸惟恐不當人

主意挾主勢馳之何所不可脫靴了其取也自退之爲

蚍蜉撼大樹之喻遂使後學吞聲余竊謂如論其文章

豪逸真一代偉人如論其心術事榮可施廊廟李杜齊

名真永獨也碧溪

汲長孺段太尉皆義勇奮不顧身之人至於仁愛撫養矜
憐惻怛無所不至所謂剛者必仁者必勇也嘗觀樂
天云况多剛強性難與世同慶希文云吾生豈不幸所
稟多剛腸皆心中語也白則有軟辭爲俗吏且欲活疲
民又云心中有念農桑苦耳東如聞飢凍聲范有寸懷
如春風思興天下共赴姑蘇云豈辭雲水三千里由齊
四面明騰京仗萬里橫互羽林鎗宣去國淒斷之情

瘡痍十萬民與汲段正相似黃常明

靈徵有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傳為口實
凡語及抽簪即以此譏之余謂矯飾因人固不足諭若
出於至誠時對知己一吐心胷何害觀昌黎送盤谷云
行袖手板付丞相不待彈劾歸農桑贈侯喜便當提携
妻與子南入箕無還時如今便當去咄咄無自知如今
更誰恨可便耕灞滻此類凡數十言苟以飾口哉其
剛勁之操不少屈所字素定故也

君漢

朱叔嘗試謁執政坐中賦雪詩云主人與國共憂戚豈惟
喜悅將豐登湏怜缺甲冷徹骨四十餘萬七邊兵當時
乃謂唐韓退之亦能道言語其預裴晉公宴會但云園
林窮勝事鍾鼓樂清時不曾如此作閑殊不知老杜一
言一詠未曾不至於憂國恤人物我之際則淡然無著
夏日歎曰浩蕩想幽薦王師安在哉夏夜歎曰念我荷
戈士窮年守邊疆此仁君子之用心終食不可忘也
邊兵之語豈為過哉如退之始知神官未賢聖讓短焉
愚叟我敬雪征抵樵叟風廊折談僧直作閑詩也

君漢

余觀楚國先賢傳言汝南應璩作百一詩謨切時事編以
示任事者皆懼愕以為應璩奉之及觀文選所載璩百
一篇畧不及時半何耶又觀郭茂倩雜體詩載百一詩
五篇皆璩所作首篇言馬子侯解音律而以陌上桑為
鳳樓離二篇傷窮卒老元以莖妻子而已無宣孟之
德可以賙其急三篇言老人甘知桑榆之景斗酒自勞

不肯為子孫積財末篇即文選所載是也第四篇似有
風諫所謂苟欲娛耳目快心樂朕服我躬不悅惟安能
慮死亡此豈非所謂應焚弃之詩乎方是時曹爽事多
違法而璩為爽長史切諫其失如此所謂百一者數
百分有一補於爽也而爽卒不悟以及於旣或謂以百
言為一篇者以字數而言也或謂百者數之終一者數
之始士有百行終始如一者以士行而言也然甘寧鑒
之說何足論哉後何遜亦有擬百一詩所謂靈輞因桑
下於陵拾李蟠其詩一百十字恐出於或者之說然璩
詩每篇字數各不同第不過四十字爾

丹陽集

杜禹丹空老去無補聖明朝又云報主心已老以稷勤輩
人而使老矣閑曠非唯不形怨望且憊憊如此彼遭時
遇主言聽計從復幸年髪未暮而不能據誠裁力以圖
報效良不愧此歟

君漢

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此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之意避
人焚諫草騎馬欲難栖所謂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外
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也

黃常明

一朝自罪已萬里車書通此與無逸旅葬孟子格君心之
非汲長孺諫上多慾魏鄭公十漸陸宣公之奉天詔書
無二道也

同上

昌黎云詣闈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
茨幕應物送李山人云聖朝多遺逸拔胆謁至草堂是

貪寵榮華將致元元聖俞贈師魯云臣豈爲身謀而邀

陛下勝皆恩於得君非爲利祿計也

目上

杜詩公若登台輔臨危莫安身寄裴道州蘇侍御云致君

堯舜付君等卑據要路思捐軀此公素所蓄積而未及

施設者故樂以語人耳夫全軀碌碌之臣果何能爲汲

長孺云天子置公鄉寧今從諛奉意縱愛身柰辱朝廷

何仕退曰褚彥回保妻子愛性命既能制之觀此以驗

二詩信有証矣自比稷契豈爲過哉岑侍御行軍詩平

生抱忠義不敢私微軀范文正公云一入諫諍司鴻毛

勿其身

碧漢

世人喜子美造次不忘君嘗觀其祖審言除夜云還得方

億壽更謁九重城則教忠之家風舊矣

張充佐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員外郎知開州會其姪

女有寵於仁宗冊爲脩媛充佐遂驟迁擢一日中除

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是時御史唐介上疏引天寶

楊國忠爲戒不報又與諫官包拯吳奎等七人論列殿

上既而御史中丞雷百官班欵以達諱卒奪充佐宣徽

景靈兩使特加介一品服以旌敢言未幾充佐復除宣

徽使知河陽唐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

耳我曹豈可中已邪同列依違不前唐獨爭之不能奪

仁宗諭曰差除自是中書介遂極言宰相大彥博以燈

籠錦媚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充佐請逐

彥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觀望挾姦而言跋宮掖語甚切直仁宗怒趣召兩府以疏示之介猶詳不已摶密副使梁適此介使下殿介詳愈切仁宗大怒五音甚

屬衆恐掬出不測是時蔡襄脩起居注立殿陛即進曰

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貧迷惑青

州別駕翊日御史中丞王舉正救辭之改爲英州別駕

始上怒未已兩府竊議曰必重貶介則彥博不安彥博

去即吾屬遞遷矣既而果如其料當是時梅堯臣作書

窟詩曰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方危言初

造膝曰朝有巨姦臣介所憤疾願條一二事臣取敢妄

率宰相文彥博邪行世莫匹曩時守成都委曲媚貴賤

銀璫挿左貂窮牒使馳駙邦媛捋琴傍中金齋十鑑爲

我寄使君奇文織纖聲蓬傾西蜀巧日夜擊鞞朴紅絲

緝金綵排科聞八七比比雙蓮華簪燈戴星出幾

日成一端持行如鬼疾明年觀上元被服襯袴質繢然

上目遽尔有薄詰既聞所從求俟對似未失且云奉至

尊於妾豈能必遂回天子頽百事容丐乞臣今得粗陳

狡猾彼非一偷威與賣利次第推甲乙是惟陰猾雄仁

斷宜勇熟必欲致太平在列無如弼弼亦昧平生况臣

不阿屈臣言天下公奚以身自卹君旁有側目嘻啞橫

詆叱指言爲罔上蔽汝還蓬草是時白此心尚不避斧

鑕雖令禦魑魅且同餉蜜既知弗可惧慢以強詞空

帝聲亦大厲論奏不容舉介也容甚開猛烈士胆爲慄立
貶海外春迷欲爲異物內外官恂恂陛下何未悉即敢
救者誰襄執左右筆謂尚不容盛美有所咈平明中執
法懷疏又聖述介言或似強百豈无一實恐傷四海和
幸勿苦倉卒亟許遷英山衢路猶嗟咄翊日宣白麻稱
快口盈溢阿附連諛官去若壞絮取其間因獲利羣笑
等蛇鴟英州五十里瘦馬行駃駃毒蛇噴噴寡晝與
嵐氣沒妻孥不同途風浪過蛟窟存亡未可知雨館愁
傷骨飢僕時後先隨緣拾橡栗多蔽天黃柑雜丹
橘萬室通釀酷撫遠無禁律醉去不須錢醒來弄鳴瑟
山水仍奇怪已可消憂鬱莫作楚大夫瀼瀼自沉汨西
漢梅子真出爲吳市卒市卒且不憚况茲別乘秋始竟
臣作此詩不敢示人及歐陽脩爲編其集時有嫌避又
削去此詩是以少人知者故今全錄焉

東軒筆錄

鄭谷與僧諭已黃復等共定今体詩格云尤詩用韻有數
格一曰蒴蓋一曰韁轤一曰進退蒴蓋者先二後四
韁轤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失此則誤矣
中待制一篇爲人傳誦詩曰孤忠自許舉不與獨立敢
余按捲避雜錄載唐介爲董官廷疏宰相之失仁苗
怒謫英州別駕朝士大夫以詩送行者頗衆獨李師
中待制一篇爲人傳誦詩曰孤忠自許舉不與獨立敢
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遊英
俊顏何厚未死姦謀骨已寒天爲吾君扶杜櫻肯教夫

子不生還此正所謂進退韻格也按韻畧難字第二十
五山字第二十七寒字又在二十五而還又在二十七
一進一退誠合韻格豈率爾而爲之哉近聞冷齋夜話
載當時唐李對答話言乃以此詩爲落韻詩蓋渠伊不
見鄭谷所定詩格有進退之說而妄爲云云也

素納雜記

唐始彈張堯佐諫官皆上疏及彈文彥博則吳學畏縮
不前當時謂拽動陣腳及唐爭論於上前遂并及座之
背約執政又黜坐而文潞公益不安遂罷政事時李師
中詩送唐有並遊英俊頗何厚未死姦謀骨已寒之句
爲奎發也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

孝義門

徐師川詩云楚漢紛爭辨士憂東歸那復割鴻溝鄭君立
義不名籍項伯胡顏肯姓劉謂項伯籍之近族乃附劉
而背項鄭君以爲漢臣乃違漢而思楚也余嘗論之曰
方劉項之勢雌雄未決也其間豈無客客狡詐之士首
亂兩端以觀成敗而爲身謀者乎項伯是也其意以謂
項氏得天下則吾嘗以宗族從軍盡策定計豈忘樊噲
劉氏得天下則鴻門之會吾嘗舞劍以蔽沛公參軍武
之會吾嘗勸勿享太公失劉氏豈吾發哉高祖之封項
伯殆以此也至鄭君則不然事藉籍死屬漢高祖諸
故楚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乃蓋拜名籍者爲大夫而
丞鄭君觀此則鄭君與項伯賢僥可見高祖或逐或封
皆徇情之好惡則知戮丁公者一時矯激之爲也王儉
七志曰宋高祖遊張良廟並命僚佐賦詩謝瞻所賦冠
于一時今載於文選者是也其曰鴻門銷薄歛陔下隙
撲槍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
鄉則子房輔漢之策盡於此數語矣王荊公云素善一
卷天與之穀城黃石非吾師固陵解鞍耶出口捕取項
羽如嬰兒從來四皓招不得爲我立弃商山芝用亦此
謂良不爲伊呂之謀而特出於荆軻姦政之計以余觀

之此良少年之氣未足以咎良也圯上授書之後所
見豈前比哉

葛常之

予曾祖通議兄弟四人取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載作
四井堂于東園故通議詩云華園控弦秋學射寒窓留
燭夜抄書良辰美景饒心事歡日相井樂起于先祖清
孝公兄弟六人取三荆同林之義作培荆亭于西園當
時篇詠無存者清孝安遇集中有培荆亭記其畧云西
園推輪無亭觀之玩伯兄欲糾合叔季同耳目之適於
是基盈尺之高宏一筵之廣列櫈為亭號曰培荆至先
人文康公罷官南陽適當兵擾復還舊棲奉伯父工部
居焉別建二老堂于宅南秦望由里諸山皆在目植花
竹于四隅命某日治饌往往樂飲竟日某嘗賦詩云去
家纏隔水一股二老堂成三百弓鶴原暮下冰水暖碼
行夜落霜天空竹根酌酒不妨醉花萼斷詩如許工坐
久與闌筇竹杖出門人指兩仙翁同上

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人繼之曰誰家排歸宇燭滅翠
眉顰其數致意閨門如此其亦謝莊之意乎顧延之對
孝武乃有莊始知隔千里芳共明月之說是莊才情到
處延之未能曉也同上

魏武於諸子中獨愛植丁儀丁廙楊脩之徒爲植羽翼矣
代太子丕而植任性不自雕飾又太子御之有術故易
宗之計不行蓋非植遜不也洎文帝即位植舉求試用
不報益怏怏帝欲害之下太后曰汝已殺任城不得後
殺東阿故止從貶爵則植豈無怨對乎嘗觀植所作
豫章行云他人雖同盟骨肉天性然周公穆東叔管蔡
則流言子臧孫牛秉李札慕其質意謂已素為武帝
所愛忌之者故眾有管蔡流言之說然乃自以季札為
比亦誣矣豈其掠美之言哉同上

晉嵇康贈弟秀才四言詩云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則以所
欽爲弟陸機贈從兄車騎詩云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
欽則以所欽爲兄又贈馬文龍詩云慷慨誰爲感願言
懷所欽則以所欽爲友

陸機作詩贈賈謐幾三百言無非極其哀讚方謐用事生
死朱辱人如反覆手其哀讚亦何足怪然其間亦有寄
意譏謐人未能推其意者按臧榮結晉書謐父韓壽母
賈充少女也充平生不議立後妻郭槐轉以外孫韓謐
襲封帝計之遂以謐爲曾公則是賈謐非充子也故機

詩云誕育洪臯纂戎于魯言誕育則以譏非已生也
又曰惟漢有木曾不踰境謂摘踰淮則化爲枳言如螟
蛉之化蜾蠃無異也夫謐勢炳薰灼如此而機敢爲慶
詞以狎侮之真文人之習氣哉

王福時之子勵勸勃皆有才名故杜易簡稱為三珠樹其
後助勤勸又皆以文顯勸於兄弟之間極友愛自鄉還
號詩云人生忽如客骨肉知何常顧及百年內花萼
常相將無使棠棣廢取譬人無良觀此語意豈兄弟
有不相能者耶又觀誠功勁云欲不可緩年不可常
勿輕小忿勿成大殃此二人者似非勸於禮義之域
者棠棣廢之語疑爲此二人談也同上

楊六尚書白樂天妻兄也初除東川節度代妻留兄云
覓得黔婁爲妹婿可能空寄蜀茶來入寒食寄詩云蠻
旗似火行隨馬蜀妓如花坐逸身不使黔婁夫婦省諳
張富貴向何人皆責重之言也同上

文選載嵇叔夜贈秀才入軍詩李善注謂兄喜秀才入軍
而張銑謂叔夜弟不知其名考五詩或曰撝我好仇或
曰思我良朋或曰佳人不在皆非兄弟之稱善銑所注
恐未必然爾同上

錢起題杜牧林亭詩云不湏耽小隱南阮在平津南阮謂
杜悰也史載悰更歷將相而牧因躊躇不自振快不平

河潤者非一枯絕升沉時命存焉何至快哉如是可以

知牧之量不宏也

李義山作驕兒詩時來師方三四歲爾其末乃云兒應勿

學耶讀書求甲乙况今西與北羌戎正狂悖兒當速成

大探難入虎窟當爲萬古侯勿守一經表兵連既結生

民塗炭以日爲歲之時而乃望三四歲兒立功於二十

年後所謂俟河之清人壽矣何者也同上

陶淵明命子篇則曰夙興夜寐願爾之才爾之不才亦已

焉哉其竇子篇則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空運苟

如此且進杯中物告嚴等數則曰鮑叔管仲同財無猜

歸生伍舉班荆道舊而况同父之人哉則淵明之子未

必賢也故杜子美論之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然

子美於諸子亦未爲忘情者子美遠與詩云驥子好男

兒前年學語時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又憶幼兒

詩云別離經節撫膺惠與誰論憶渠愁只聊火背俯

晴軒得家書云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元日示宗

武云汝啼吾手戰觀此教詩於諸子疎情尤甚於淵

明矣山谷乃云杜子美困於三蜀蓋爲不知者詬病以

爲訛於生事又往往訛宗武失學故寄之淵明爾俗

人不知便爲譏病所謂穉人面前不得說婁也同上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

李義門

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廬象詩云上堂家慶畢顧與親思邇孟浩然詩云明朝拜家慶邇者老矣

衣葛常之

荊公初去臨川詩云馬頭西去淚襟襟一望親庭更苦心

已覺省煩非仲叔安能養志似曾參赴調西笑時詩也

非仲叔則自傷不能養口軀不如曾參則自傷不能養

志也人士一官所駁乃爾馬志亦豈得已哉後又有詩

云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正爲此爾葛常之

張劍州以太夫人喪歸州婦荊公子之詩并示女弟云烏

辭友哺頤毛黑烏引思歸口舌丹又有張劍州至劍一

日以親憂罷詩云白頭友哺秦烏側流血思歸蜀鳥前

所賦皆一時之事而語意重復如此何耶同上

陳縉奉親至孝嘗作廬老堂以娛其母介甫贈之詩云種

竹常疑出冬筍開也故合涌寒泉蓋不獨訛堂前景物

而幸感之事實萬萬出冬筍贈用孟宗事涌寒泉暗用

訛之曰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扊扅歌可謂盡明

姜詩事同上

王稚川調官京師母老留鼎州父不歸侍嘗閑責人歌舞

有詩云盡堂玉珮榮雲響不及堦源欸乃歌山谷次韻

友責善之義各至孝奉母安康君至爲親滌廁喻浣中

榜未嘗湏刻不供子耽泊貶黜南不能與親俱則贈王郎詩云畱我左右手奉承白髮親至贑上食蓮有感則曰蓮實大如指分甘念母慈亦可見其孝誠矣余聞無瑕者可以戮人則其告椎川之語未爲過也老杜送李舟詩非不歸重而其中亦不能無譏焉所謂舟也衣彩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固有望歛衣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碧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宣非譏其無方之遊耶孔子云父母在不遠游遊必有方則山谷少陵之詩皆孔子之意也

人之事親當以敬爲主故孔子告子游曰至於大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東晉作補亡詩於南陔白華二篇每以爲言南陔曰養隆敬薄惟禽之似白華曰竭誠盡敬亹亹忘劬可謂得孔子之旨矣今之人恃親之愛已而忘其敬者多故表而出之以爲事親之戒同上

李白樂府三卷於三綱五常之道致意焉慮君臣之義不篤也則有君道曲一篇所謂軒右公常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臂小曰鴻翼於夷吾劉蕡魚水二慮父子之義不篤也則有東海舅婦之篇所謂亭子兒詔獄漢主爲縕榮津妻一棹歌脫父於嚴刑生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慮兄弟之義不篤也則有上畱田之篇所謂田

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荆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願賴西枝榮无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慮朋

友之我不篤也則有壁徵謫之篇所謂貴賤交結心不移惟有嚴陵及尤武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業慮夫婦之情不篤也則有雙燕離之

篇所謂雙驚後雙驚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接金窓繡戶長相見徐冤自行事亦豈純於行義者哉承王之叛自不能潔身而去於君臣之義爲如何既合于劉又合于魯又娶于宋又携船陽金陵之妓於夫婦之義烏如何至於友人路亡白爲權空及其廢墳又收其骨則朋友之義庶幾矣送蕭十一之魯燕問稚子伯禽有高堂尚門望伯魚魯中正是趨庭慶君行既識伯禽子應駕小車騎白羊之句則父子之義庶幾矣如弟凝辟儕況館各贈詩以致其難睦之情則兄弟之義庶幾矣惜乎二失既彰三美莫贖此所以不能爲醉儒也韻語陽秋也樂天及第後歸覲別同年云擢第未爲貴拜親方始榮

此毛得檄而喜之意也論者以春風得意疾決非孟郊語其氣格亦不類而白公亦有得意減別恨半酣輕遠程翩翩馬蹄疾春風歸鄉情此又不可曉也黃常明范正公雷霆曰有犯始可報吾親誰謂臣子忠難於兩全也泣官不敬戰陣無勇本非事親奉禮記必以爲非

孝公之謂歟

黃常明

宗族門

謝師厚生女梅聖俞與之詩曰生男衆所喜生女衆所醜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五

仁愛門

生男走四壁生女各張口男太守詩書女大逐鷄狗又云何時集氏郎堂上拜嫗雙蓋戲師厚也陳琳杜甫詩及楊妃外傳其說異焉琳痛長城之役則曰生男戒勿舉生女嘯用哺杜甫傷關西之成則曰生女猶是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楊妃專寵帝室金印鑿綵龍遍於銛劍象服魚軒榮均於秦號當時遂有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為門楣之誄而樂夫長恨歌亦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今師厚之女敏質儒門不過求賢士以為之配爾縱不至貢新如瞿婦餉春如孟光亦豈能預知其必大富貴尤宗榮族如蒲之婦人乎宜其聖俞以為戲也韻語陽

傳曰學士大夫則知算祖矣族之所以在祖之所自出也其可以不敬乎陶淵明有贈長沙公詩序云予於長沙公爲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爲路人故其詩云同

荀蘇州云身多疾病思田里曷有流亡愧俸錢郡中燕集云自慚居處崇赤觀茲民瘼余謂君子當切切作此語彼有一意供租專事土木而視民如讎者得無愧此詩心也碧漢

平用上常明
賈生終童欲輕車征伐大抵少年蹀鋒使經歷老成當如此昔人欲沉孫武於五湖斬白起於長平誠有謂哉嘗愛老杜云愼勿吞清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帰雖少終左爲山之句嗚呼淵明亦可謂賢矣杜子美數訪從孫濟而不免於防猜故其詩云所來爲宗族亦不爲盤餐勿憂外嫌猜同姓古所敦親長沙與濟等祖之義掃地矣韻語陽秋

臨川云黃雀百頭顱長打萬里餘因君令出守暫得免
苴使能行此言則虐生類以飽口腹刻瘦民以肥權勢
者寡矣其詩才二十字耳崇仁愛抑奉競皆具為何以

多爲

杜云築場怜穴蟻拾穗許村童人謂有仁愛民物意臨川

詠促織云只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鈞絲愚謂世
之嚴督征賦不恤疲瘵之有無者雖魁然其形實微虫

智爾

碧溪

元結刺道州承兵賊之後徵率煩重民不堪命作春陵行
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以傳考之結以人困
甚不忍加賦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
免租庸十餘萬緡因之流亡盡歸乃知賢者所存不特
空言而已

丹陽集

范文正淮上遇風云一棹危於葉旁觀欲損神他年枉平
地無忽險中人雖弄翰載語卒然而作險濟加澤之心
未嘗忘也

黃常明

元道州春陵行云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
不使存活為逋縕違詔令蒙責頲所宜亦云守官貴守
道不愛能適時賊退示官吏云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
焉令被徵歛者迫之如火煎誰知絕人命以作時世賢
子美志之曰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人為
邦伯萬姓氣吐天下少安立可待已余謂漫叟所以能

然者先民後己輕官爵重人命故也觀其石魚詩云金
魚吾不湏軒冕吾不受此所以能不徇權勢而專務安
民也杜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縷可謂相知深矣

同上
友義門

蘇武李陵在武帝時同為侍中金蘭之義素篤武拘於匈奴
明年而陵始降雖逆順之勢殊悲愴之情異然朋友
之誼此心常烟炯也觀陵海上勸武使降之言非不切
至而武之所以守陵者不過明吾忠義之心而已而未

嘗一語及陵之叛若告衛律者則不然盡辭詰晝歸之
於不忠不臣之科而此以鄰義臨之義使忍死此亦可
以見於陵辱矣後武得歸陵置酒賀武曰今足還歸揚
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盡何以
過子卿故李太白蘇武詩云渴飲月窟水飢食天上雪
東還沙塞遠北愴河梁別泣李陵衣相淚成血蓋
亦是意語爾

酌語陽秋

石林詩話元豐間東坡繫獄神宗本無意罪之時相因

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歲寒惟有蟄龍知且云龍
飛在天軸以為不知已而求知地下之蟄龍非不臣何
得章子厚力解遂釋子觀東坡自獄中出與章子厚
在黃州時上欲復用王禹玉以歲寒惟有蟄龍知激怒
上意章子厚力解遂釋子觀東坡自獄中出與章子厚
書云某所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一二數平時惟子厚與

子由極口見戒反復甚苦某稚狼自不以爲然又云異時相識但過相拜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相哀惜唯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牧卹之真與世異矣則知坡繫獄時子厚救解之力爲多石林詩話不妄也

陽秋

東坡歸陽羨時流離顛躪之餘絕祿已數年受榮官老十

綰百絲之纏可見非有餘者李憲仲之子薦以四喪未舉而見公則盡以贈之且贈以詩曰推衣贈孝子一溉澆湯草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章季默三喪未葬亦求於公公亦以助之有不辭毛栗施行自丘山積之句其高蓋出於天資矣

同上

幼敏門

西清詩話云魯直少警悟八歲能作詩送人赴舉云送君歸去明主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此以

非易稚語矣

桐江詩話云山谷七歲作牧童詩云騎牛遠遠過前村吹笛風斜隔隣聞多長安名利客機閑用盡不如君

林傑幼而聰惠言發成文質莹凝脂音清扣玉六聚群書又妙于手談當時名公多與之交及有是子益大其門兼使崔侍郎手與之遷載詞云家藏萬卷學富三冬傑五歲父因掣行云云後業詞賦頗振聲尤有仙客入壺中賦云仙客以變化隨逍遙放情處於外則一壺斯在

入其中則萬象皆呈飛闕重樓不是人間之狀奇峩異木無非物外之名至九歲謁大夫盧貞常侍黎埴無不嘉獎尋就賈薦日在謙選侍御李遠支使趙格深所知仰不捨斯湏和趙支使詠荔枝尤佳云金盤摘下排朱顆紅壳開時飲玉漿副使鄭立奇童傳制使劉潼序以賚之

圓川名士傳

王元之年七八歲已能文畢文簡公爲郡從事始知之間其家以磨麵爲生因今作唐詩元之不思以對但存心裏正無愁眼下遲若人輕着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大奇之嘗於子弟中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鸕鷀能言爭似鳳坐客皆未有對文簡偶之屏間元之書其下蜘蛛雖巧不如藝文簡歎息曰經綸之才也遂加以衣冠呼爲小友至文簡入相元之已掌書命矣

附見錄後

志氣門

蔡寬夫詩話云太白之從永王璘世頗疑之唐書載其事

甚畧亦不爲明辨其是否獨其詩自序云夜半水軍來

潯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從橫五百金奪

之若浮烟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然太白豈從人爲亂者哉蓋其學本出從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擾時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故其述歌有但用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靜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亦可見其志矣大抵才高慙薄如孔